

王元化主編

學術集林

卷十五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學 術 集 林

卷 十 五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責任編輯 王 欣
封面設計 王震坤
責任出版 馬蓓華

學 術 集 林

卷 十 五

(繁體字本)

王元化 主編

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冠生園路393號 郵政編碼: 200233)

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 1/32 印張13.75 插頁4 千字: 289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 6000

ISBN 7-80613-760-2/I·304 定價: 20.00元

編 委 (以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元化	史華慈	任繼愈	朱維鈺
余英時	李慎之	李學勤	杜維明
汪榮祖	林毓生	岡村繁	周一良
周策縱	胡道靜	施蛰存	馬悅然
許倬雲	宿白	張光直	張灝
湯一介	裘錫圭	墨子刻	潘重規
劉述先	興膳宏	錢仲聯	蕭蕙父
饒宗頤	羅多弼	龐 樸	

主 編 王元化

助 理 徐文堪 傅 杰 錢文忠

學術聯繫人 李 慶 邵東方 陳 寧 費樂仁
樊克政

學術集林叢書

存齋隨筆

熊十力著

陸王學述——一系精神哲學

徐梵澄著

錢穆與中國文化

余英時著

殷海光、林毓生書信錄

殷海光、林毓生著

唐代密宗

周一良著 錢文忠譯

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

饒宗頤著

文史叢稿

——上古思想、民俗與古文字學史

裘錫圭著

古文獻叢論

李學勤著

目 錄

卷首插頁：聞宥手迹

錢大昕佚文兩篇……………郭建中、孔祥瑞整理 注釋(1)

致徐中舒論學書札……………聞 宥(6)

〔附〕張永言《前記》、徐亮工《整理後記》

護國軍志(第五至第九)……………姜亮夫(46)

《保貞》銘文考釋中的幾個問題……………高智羣(73)

道安避難行狀考……………方廣錫(87)

《文心雕龍》評本批語匯輯……………黃霖輯校(132)

永青文庫藏敦煌本《文選注》箋訂(續篇)……………岡村繁(170)

再論《辨姦論》真偽之爭……………王水照(234)

——讀鄧廣銘先生《再論〈辨姦論〉非蘇洵所作》

摩尼教“朝拜日夜拜月”研究……………馬小鶴、芮傳明(263)

論蒙元王朝的皇權……………姚大力(282)

七夕節的起源……………楊 琳(342)

簡牘辯疑……………俞忠鑫(375)

釋陳寅恪古典今事解詩法……………胡曉明(379)

懷念英華早謝的吳其昌同學……………戴家祥(397)

讀《古代中國與世界》……………邵東方(404)

《學術集林》卷十五編後記……………王元化(425)

錢大昕佚文兩篇

郭建中、孔祥瑞整理注釋

這裏刊布的清代漢學大師錢大昕佚文兩篇，係轉錄自上海圖書館譜牒部所藏《臨海屈氏世譜》，館藏號為 920585-90。

《臨海屈氏世譜》，十九卷，民國屈采麟等纂修，清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刻本，凡六冊，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鉛印增補。是譜卷十六為《序記錄》，係清代著名學者和文人如錢大昕、戴震、季兆洛、沈德潛等所作之書序、碑銘、祠記等，此處所刊佚文即出於是卷。

衆所周知，今本《潛研堂集》凡五十卷，係由錢大昕生前手定，後由其婿瞿中溶付梓行世，因此，文集中漏收文章，或由錢氏自行刪卻，或因一時忘卻而不及收入，自在情理之中。按錢氏自定《潛研堂集》體例，《〈萬言肆雅〉序》可入《序》二，而《詔旌忠義屈毓庵先生家祠記》似可入《記》二。

作為當時漢學家領袖人物之一的錢大昕，其共同的基本學術見解之一，便是重視由小學以通經義的學術路徑，“……究篆隸行楷流變之原，審形聲以通訓詁，斯不特干祿之資，抑

亦復古之漸也乎！”即爲這種見解的明確表達。而在另一篇佚文《詔旌忠義屈毓庵先生家祠記》中，錢大昕認爲明朝所以亡的原因，乃在於“以人才爲無益而不用，或用而旋棄之，獨與亡國之臣共居，而倚以圖治”的結果。比照清初許多學人將明亡歸咎於空談心性之學，錢大昕的見解顯得更爲切實而合乎歷史的真相。論史以鑑今，對於清代漢學家埋首不問窗外事的總體評價和流行觀點，此文適以成又一反證矣。

一九九八年四月初

《萬言肄雅》序

嘉定錢大昕撰

自史皇造書而文字以興，厥初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；其後形聲相益，則謂之字，著於竹帛，則謂之書。漢時間里書師合《倉頡》、《爰歷》、《博學》三篇爲一，僅三千餘字。《凡將》、《訓纂》遞有增益。及許叔重《說文解字》出，所收凡九千三百五十有三字，分別部居，信而有徵，保氏六書之旨，始粲然復明於世。嗣後隸楷相嬗，訛謬日滋，字愈多而愈失其宗，公私轉寫，習以爲常，有志古學者不無遺憾。然其書既著於竹帛，人所共習，一物不知，亦儒生之恥也。常熟屈君省園精於小學^①，仿周興嗣之體^②，撰《肄雅》一篇^③，凡一萬言，無重複者。歌頌聖

德，詞必雅馴。具訓童蒙，體兼通俗。昔史游《急就》之篇，文便於誦習。王褒講德之論，義主於鋪張。屈君茲編，殆兼而有之。往歲之春，聖駕東巡泰岱，諸臣迎鑾者，多作為詩賦獻行。在屈君獨以是書恭進，得備乙覽，一時以為榮遇。予從閩谷前輩所得其副本讀之^④，既嘉屈君用心之勤，更欲讀其書者，因是而究篆隸行楷流變之原，審形聲以通訓詁，斯不特干祿之資，抑亦復古之漸也乎！乾隆壬辰五月。

注釋：

- ① 屈曾發（一七一五——一七八〇），字魯傳，別字省園。蘇州府常熟人。乾隆戊午（一七三八）舉人。曾任貴州畢節縣知縣。著有《萬言肆雅》和《九數通考》。清阮元《疇人傳》有專條介紹，參見本書卷九。另，戴震於一七七三年撰有《〈九數通考〉序》，現收入《戴震文存》（黃山書社版）。
- ② 周興嗣，南朝梁陳郡項人。好著作，擅文章。蕭衍稱賞其文，命其集王羲之字次韻作《千字文》。
- ③ 《肆雅》，即《萬言肆雅》，遍檢書目不得其著錄情況，疑已佚，待考。
- ④ 閩谷，清人邵齊然號。邵齊然，字光人，號閩谷，昭文人。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進士，後以部郎出守杭州，因與巡撫監司齟齬，惋惜而卒。工書、詩。傳見清人所編《詞林輯略》、《續詩人徵略》等書。

詔旌忠義屈毓庵先生家祠記

少詹事嘉定錢大昕撰

乾隆四十有一年，高宗純皇帝表章忠烈，追錄明季殉難諸臣，加恩錫謚，且訪求士民之捐軀死義者，入祀郡縣忠義祠。

常熟屈先生坦之其一也^①。閱二十餘年，其六世孫訓導軼與其族之賢者^②，率錢鳩工，建立專祠於縣城翼京門外。請於郡守，春秋委員致祭，設祀田世守，以永烝嘗。祠既成，屬大昕爲文記之。屈氏春秋時爲楚公族，任兼將相，名列內外，傳者十數人。戰國三閭大夫忠諒之節，嶢然與日月爭光。虞山之屈，則自宋忠州防禦使堅死金人之難，其子三班奉職裳黻^③，扈蹕南渡，因卜居焉。先生之高祖輜^④，仕明爲江西瑞州府推官，祀名宦。曾祖以下，三世爲名諸生。先生字毓庵，幼好讀書，受經於馮翁培南。同研席廿餘人，翁獨稱王忠亮及先生，嘗曰：“王生聳壑凌霄，故自令器；屈生超然有出塵之表。”其後忠亮成進士，仕至監司。先生雖偃蹇不仕，終以名節顯。先生事親孝，與朋友信，尚耿介，嫉勢利，累舉鄉飲賓。邑有大興革，有司造廬咨訪，指陳利弊，不避嫌忌。嘗與顯者坐，見一士人俯仰作卑誦狀，即厲聲訶之曰：“若名家子，乃爲此態邪！”里中貴人，怙勢多不法，先生於鄉飲時，數其罪而責之，其人局蹐不敢出一語。崇禎甲申之歲，先生年七十有五，矍鑠尚善飯，聞流賊陷都城，方食投箸，號慟絕粒，七日水漿不入口而卒。嗚呼！當國家無事之日，印累累，綬若若，雲集霧合，夸毗噂沓，罔上比下，而其君方視爲股肱心膂，謂緩急可倚仗也。一旦大盜乘墉，土崩瓦解，向之登臚仕者，搖尾乞憐，受僞命而不知恥。而捭腕捐生，乃在於窮鄉韋布不沾寸祿之人，此《山有扶蘇》之詩所爲痛心於所美非美也。世傳莊烈將自縊，泣涕太息曰：“朕非亡國之君，諸臣皆亡國之臣。”夫諸臣固無可逃罪，顧用之者誰乎？天下未嘗無才，以人才爲無益而不用，或用而旋棄之，獨與亡國之臣共居，而倚以圖治，此莊烈之所以亡也。

當聞變之日，士民誓不欲生者，則有許炎、顧維寰，虞山則有祝舜齡及先生。即一郡不乏賢士，況以四海之大，何至乏才耶？今幸聖朝褒揚節義，公道大彰，而屈氏又有賢後嗣，誦先芬而述祖德，立祠崇奉，與楚靈均並垂不朽，豈非忠義之報歟！大昕忝在舊史，用敢取龍門之例，撫其遺事書之。百世而下過尚湖者，庶幾溯前哲而申志潔行芳之慕焉。嘉慶六年歲次辛酉十一月。

注釋：

- ① 屈坦之（一五七〇—一六四四），字毓庵，鄉領賓。行事具見錢大昕撰《詔旌忠義屈毓庵先生家祠記》。
- ② 屈軼（一七六九—一八三五），字侃甫。廬貢生，署南匯縣學訓導，候補兵馬司副指揮。工古文、詞，著有《享帚集》（三卷）、《永安香齋狀》（一卷）。
- ③ 屈裳猷，宋忠州防禦使屈堅子，字崇益，世為汴人。建炎初，以三班奉職護高宗南渡，歷官信州副都監，著籍常熟，是為常熟屈氏始遷祖。
- ④ 屈輶，字良載，號樽庵，明成化乙酉（一四六五）舉人，後任江西瑞州府推官，授文林郎。祀名宦祠。
- ⑤ 許炎，疑許瑛之誤，字玉重，又作玉仲，蘇州長洲人。諸生。聞明末甲申之亂，大慟，兩死而不遂，後絕粒自盡，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，祀旌忠祠。《明史》有傳。

致徐中舒論學書札

聞 宥

前 記

徐中舒先生(一八九八—一九九一)文孫徐亮工同志持聞宥先生(一九〇一—一九八五)致徐先生書札手迹三十七通及徐先生覆書底稿二件,盥手捧讀,欣慨交心。

聞先生和徐先生是聞名遐邇的學者,而二人又是莫逆至交,所以這些書札雖以論學為內容,卻出之以親切的筆調(familiar style),讀來彌覺有味。現在亮工同志悉心整理,以貢獻於學術界,這是極有意義的。

於二位先生,我忝列門牆,叨陪杖履,得以式瞻儀形,親承音旨,實為平生幸事。他們光明峻潔的人格、博洽宏通的學問,給了我莫大的影響和無比的教益。他們珍重友情、獎進後學的風義,同樣令人仰止。正是他們在關鍵時刻聯手扶掖,我才能側身上庠,以致粗有樹立。師恩如海,何日忘之!

當聞宥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,承蒙上海王元化、徐文堪二

先生盛意，我所保存的聞先生手札有機會發表於《學術集林》文叢，以爲紀念。今年十月又值徐先生百歲冥誕，亮工同志所珍藏的先學遺札復得刊布於同一文叢，既資緬懷，亦惠學林。作爲二位碩學的及門親炙，我除了欽佩亮工同志的高情美意，謹此再次向王元化、徐文堪二先生致以深深的謝忱。

門人 張永言謹記

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

1.(一九五?)

中舒吾兄：

日昨奉一覆，度已先到。今日檢出紀錄，知此脚犁耦耕係從江苗族風尚。檢地圖從江似尚在榕江之東南，不知是否在“古州”範圍之內。請兄一查。如不屬古州範圍，請爲更正爲荷。憶兄春間函示，日本臺灣一帶島嶼在上新紀都和中國大陸相連。此點不知根據何書或何家之說。弟近編講義，擬採用此點，並說明係出于兄之教示。倘蒙以來歷賜告，俾弟一並引入，至爲感幸。張永言兄久不得消息，不知病況如何，甚以爲念。漢驥（亮工按：馮漢驥，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）是否住城內，請賜告，以便寄書。匆匆即頌

教祺

弟 宥上言 二日

（亮工按：此函背面徐中舒先生批有如下字句：

“成十七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。與匡句須邑，使爲宰。

成十六 有韎韐之附注。

從州宋於中古州置格州及樂古縣，尋改爲從州，後慶州及

縣爲樂古砦，元復置中古州樂墩洞長官司，明初廢。故城在今貴州永從縣西。”）

2. (一九五四)

中舒吾兄：

前奉一函，度已早到。賀昌羣兄有一女兒，尚留犍爲，希望她能到京升學，而年事尚稚（大約十六七歲），單獨旅行，不甚放心。擬先來蓉，然後設法覓伴同行。請兄臂助，想能邀允也。渠可能已有信奉懇，特再爲一言。拙作已於最近出版，當囑出版家徑寄一冊於兄。請兄細細教正。並寫一序，以便再版時用。如不寫文，則不但須付書款，同時須加利息，勿謂言之不預也。一笑。到此以來，足疾無大進步，惟精神上至感愉快。聞鑑民（亮工按：胡鑑民，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）兄已卸仔肩，深以爲慰。二三年來，弟一直爲渠擔心，今可釋然矣。靜如（亮工按：王靜如，中央民族學院教授）已赴貴州，暑中方歸。匆匆即頌

教祺

弟 聞宥 四月二十五日

林如稷先生弟所欽佩，晤時請爲道念。

3. (一九五四)

中舒吾兄：

得上月三十一日航示，敬承一是。昌羣兄處已轉告矣。吾兄自討苦吃，而反謂弟爲狡猾，此所謂“怪樹不着怪丫枝”也。拙著正在修改，不日即須重印。現有兩點請教：（1）第二

十四圖執版之二人，所穿可稱爲胡服否？弟手頭無《觀堂集林》，又事忙不及細考。第七十五圖（亮工按：此處徐中舒先生用鉛筆批“卷首圖戊更清楚”七字）左側坐者兩人，項際有物，當時弟看不清楚。近見常任俠書，說在吹笛，兄看可信否？（左上角一女子項際有相似之物，豈亦吹笛耶？）甚望賜教，俾得及時改正。又大序務請於六月底惠下，至遲七月五日前。因印刷者業已動手，不能過遲也。承許惠賜，謹先道謝。暑中不知能來京一行否？弟八月中擬去滬一次，勾留兩周，甚望不致相左也。“周代田制”甚望早出，學報甚望能檢賜一冊，俾得快讀。匆匆即頌

教祺

弟 宥手啓 六月五日

鑑民兄請爲道念。

銅鼓最近重印一次，說解中有不妥者，已多勘正。惜道遠不能以詳告兄也。兄閱後有何指正，皆望賜告，以便將來有機會時再行改正。

4.（一九五四）

中舒吾兄：

前奉一函，托甄尚靈先生轉交，想已早到。大序盼望甚亟，務望於下月五六號左右賜下爲感。另有兩點奉詢：（1）第二十四圖兩人所穿可算胡服否？（2）第八十二圖亭長所戴之冠，其前高出者是展筩否？此外說明中如有錯誤，均請示知，以便照改。爲時已迫，甚望早示也。昌羣兄之女因已參加合作社工作，社中領導不允離職，故來京之說已暫作罷矣。渠甚

感盛意，稍緩或另有函也。（渠最近方自北戴河歸，因血壓又高，醫者囑休息。）勿此奉陳，即頌
教祺不悉

弟 聞宥手上 六月十七燈下

鑑民兄道念。

（銅鼓業已再版，改正甚多，圖版亦有更易。惜道遠不能呈兄一覽耳。）

5.（一九五四）

中舒吾兄：

疊奉七月五日、二十日兩書，多承指教，不勝感謝。五日函中各點已采入說明寄去，並囑印刷所盡量等待。大序內容精湛，尤極欣感，務請速寄以期趕上，致望致望。今年北京酷熱，連日最高皆在一百一十度左右。弟憚于行動，滬行之說未能成為事實。不但上海不易去，即極近者亦不易實現也。開“西南民族史”課甚好，但如以藏族、彝族為重點，則首應考慮者似為如何與政策結合之問題。當然川大情況與此間不很一樣。但講義終須外傳，故此兩族之歷史，似以古代為易講。尤其是藏族古史，近年敦煌所出古藏文卷子，經 Bacot, Thomas 等刊布者，其中所包含之西藏古史極為豐富，如能與兩《唐書》、《通鑑》等比照，有不少新東西可以發現也。弟甚擬寫一中篇，將此類材料作一評介，而苦無暇晷，不知何時可以遂願？學報出版甚望早惠，俾得快讀。勿此覆謝，順頌
文祺

弟 聞宥 七月二十五燈下

6. (一九五四)

中舒吾兄：

大序久等不到，出版人不肯再等，只好裝訂了。但據他們估計（因此次印得極少），不久仍須重版。大序仍希望即抽暇寫完惠寄，以便下次加入。

關於“穴”字及二十四圖胡服、七十五圖吹簾等皆已改。其餘亦尚略有更動（圖亦更換兩幅），惜不及一一細陳也。兄如認為尚有須改處，望再示，以便下次照改。

錫永（亮工按：商承祚，字錫永，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）於日前來京，本星期日預備來此長談。渠對拙作亦有意見數條，惜兄不在此間，不能共同討論也。容希伯（白）（亮工按：容庚，字希白，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）原擬於暑假來京一行，現大約已作罷。其詳須面談。

學報想已出，承許惠寄，尚未收到也。學習想已結束。匆匆即頌
教祺

弟 聞宥 八月十七日

7. (一九五五)

中舒吾兄：

前奉惠贈學報，即作一覆，想早登覽矣。最近上海書來，言漢畫計劃再印。弟正從事修改，因近來瀏覽所及，又覺有數處可改也。大序務望早日賜下，藉為光寵，不勝跂望。近來學報出者甚多，想兄已多見及。此間所印集刊（尚未出），聞為內部發行，果爾則無法舉以奉寄矣。錫永所出漆器兄意以為何